

新人

新華書店發行

克著

曾



新

人

分

新
年
序
言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LIBRARY
540 EAST 57TH STREET
CHICAGO, ILL. 60637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

入 証
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入 証

入 証
入 証

入 証
入 証

目 錄

過年.....	一
元宵節.....	二三
掩護.....	三
女射擊手.....	四〇
解放「5000發電廠」.....	五
新人.....	五四
織布機的響聲.....	六一
愛.....	一〇五
編完以後.....	一六

年

參軍人人爭先

優抗個個有責

——太行民間春聯

太陽照耀得像春天一樣。樹蔭和牆腳下的積雪也都消融了。遍地散發着潮濕的暖氣。山村是和諧而安靜的。

舊曆除夕那一天，離敵人據點杜余溝五里地的×村，鮮紅的春聯使街道增添了新的氣象。趙老漢家的門前，圍了很多，愉快地有說有笑。孩子們蹦蹦跳跳的向趙老漢指手劃腳的唱着。趙老太婆兩手捧着一小盆熱騰騰的漿糊，緊緊的靠在一清早來送春聯的小學教員身邊。她笑裂着嘴，再三的叮嚀：

「可要貼得結實點，不要十天半月就叫風吹掉了。抗戰勝利，我那小子從隊伍上回來，還要他

政府的。」

趙老漢製鞋的說完，他打開小學教員帶來的一面旗子。這時一個識字的老先生，往前擠了擠，眼睛隨著趙老漢的手，直睜到旗面上。這個老先生頭一搖一擺，像讀書一樣念了起來：

『一絲之範。』

接著，他瞪着大拇指，笑哈哈的對大家說：

『看看有多體面呵！兒子參加了八路軍，家裏日子不但過得好，村長還派人來送旗哩！』

人們的目光，全都集中在趙老漢和趙老太婆的臉上了。小學教員趁着羣衆激動的情緒，把抗日春聯一張一張給大家宣讀，講解。最後，他指着『努力生產，爭取勝利』，更提高了嗓音鼓舞着說：

『大家要向這兩位老人家看齊！』

立刻，羣衆中有人插嘴了：

『老兩口是好賺！四十頭上才熬了個獨兒子，自動報名參加八路軍，臨走時連滴淚都沒掉！』

趙老漢夫婦，是全村的模範抗屬。兒子走了以後，爲着減少公家的優待負擔，老兩口都參加了抗日民主政府所組織的副業生產。趙老漢經常替根據地合作社運送貨物。趙老太婆以一分錢的低利，享受了優先貸款權，買了五十元的棉花，一天到晚坐在紡花車旁邊。本來在全村十幾戶抗屬

裏，他們是勞動力和吃喝最困難的，但由於兩個老人的勤勞，和政府及村裏人們的照顧，生活還比兒子在時還要好。趙老漢還被抗屬選成代表，參加政府的優抗委員會。

抗日條約一貼完，小學教員把人們又吸引到另外一家抗屬的門前去了。留下趙老漢和他的兒子，笑謎謎的望着自己的大門。

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手裏提著豬羊肉跑上來，很自然的接過了趙老太婆手裏的盆子。兩個人默默的走回家裏去。一踏進大門，趙老漢熱情的抓住來人的胳膊說：

「楊同志，爲什麼又叫區長費心呢？家裏什麼都齊齊全全了！」

楊同志是抗日政府的一個區幹部，被派到×村担任沿綫聯絡工作，自從三九年的冬天，趙老漢的兒子參軍以後，抗日村長就商得趙老漢的同意，將楊同志當做他的兒子。這樣，敵人清查戶口，沒有發現趙老漢的兒子不見了。兩年以來，楊同志也藉着這個掩護，完成了很多任務。楊同志就住在趙老漢家裏，像真兒子一樣幫他們勞動，敵人派快派差也出頭。這件事情連村裏的小孩都曉得，但他們不會忘記大人告訴的，要怎樣回答敵人。

楊同志笑着說：

「用不着客氣。區長逢年逢節都先想到你們。就是因爲忙，不能常來。」

「你告訴他，可不要操心了。家裏堆的東西實在吃不完。從二十三那天起，東家一盤，西家一碗都送來啦，婦救會的同志不但把米給推下，連饅頭幫助蒸出來了！快回屋弄點熱的吃吃吧！」趙老太婆向屋子裏邊走邊說。

「我是吃過飯來的，家裏還有什麼沒有停當？讓我去。」

「什麼也用不着你做了。一年把你忙壞啦，過年好好歇歇吧。十幾個民兵們帶的柴，一冬天也燒不完」。趙老太婆坐在土炕上。她指着門後面一口大水缸，更得意的說：「村長一清早親自給挑滿的！現在就只愁鬼子來擾亂。」

趙老太婆看了老婆子一眼，說：

「看你這老婆子，過年說這樣不吉利話！」

「什麼吉利不吉利，那些沒有人性的狗東西還管這些。你想想去年大年初一怎樣過的？度不能捱東西都給他們準備下了！」

「村長早幾天不是就說過了？今年政府要給大家保證過個好年，你還怕什麼？一趙老太婆解嘲

着。

是同志安慰他們說：

「八路軍和民兵圍上杜余溝打了好幾天了。『傷村長』也配合得很好，偷偷的偷去了假武器，說圍了有好多人路軍，他們年終頭上一定不帶出來。」

村長老婆高興的說：

「真是好政府呵！什麼事都替老百姓打好了了。」

「太如，安心過年吧，我到村裏都去看，也沒有什麼事。」

村長老婆很快到村長家裏去了。

屋子裏沉寂了一會。趙老太婆從櫃上取下一個大簍子，把簍放在牆角裏的大南風，由簍裏，乾豆的殼裏面撿拾。這些東西，都是村子裏的親鄰們，在收成前最新鮮的時候送來的。趙老太婆在桌子旁邊的簍上，抽著旱煙袋，右手裏拿著一張紅紅的煙紙片，用著驕傲的神氣，翻來翻去的看著。突然，他如同想起什麼似的，對老婆子說：

「先不要去摸那些東西吧，把前兩年縣長送的拜年片找出來！」

趙老太婆連忙走到炕前，極熟悉的搬起了枕頭。可是，翻遍了全炕也找不到，她急急的摸索著被單。

「一定都你藏下罷！什麼裏面是沒有，可怎麼好？又不知道丟在那裏。我貼緊貼去都好好的，」

叫停一下，就出岔子。」趙老太婆又發脾氣了。

最後一句話，提醒了趙老太婆，她的腦子裏湧現出一個清晰的記憶。她立刻撕開穿在自己身上的棉襖衣襟，自言自語的叨囑著：

「記住這事透了，是上個月鬼子要進村時，慌慌張張從牆上抓下來縫起的襪，就忘了，我知道這襪子丟不了的。」

趙老太婆到手裏，放在燈上細心的在撫摸，使它們平展一些，將昨天新從燈上滾來的那張，一齊攤開平正的攤掛在炕頭上。他看了又看，心裏激動得像一鍋沸騰的水，兜裏直跳。他臉紅的自言自語：

「這襪子我換了！過去中舉人得狀元，張燈掛彩，那有咱窮人的份，官衙衙門連他也不敢不上。現在，孩子當衛兵，縣長都來拜年了。」

趙老太婆說，洗看著咱們的光景吧，我竟把生活給安排得妥妥貼貼的，每月的糧食都是買得細細的才送來。早晚年少吃湯吧，該吃飯的時候，米還不知到那裏去了呢！孩子受苦是脫不了土裏，四個人節節過地？現在一到時候，糴子、月餅、紅棗都送上門來，這趙老太婆怎麼眼淚來，

趙老太婆的眼淚裏，閃著不安的光芒。他用著老實的心說話調停。

「好日子還在後邊呢！將來把日本鬼子打走了，地方全交給八路軍和新政府來管。那時候，咱們小子也回來了。……」

院子裏響起了一片歌聲：

小兄弟們呀，小姐妹們呀！

我們都是小小兒童國

攜着手前進，

努力殺敵人！

……

村兒童團的孩子們，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掃帚鐵箕。他們一看見趙老漢從屋子裏出來，就轟隆一聲將他圍起，大聲喊叫：

「趙大爺！我們給你掃院子來了！」

「嘻嘻……」趙老漢喜歡得話都說不上來。

在歌聲中他們開始了工作。每個人紅紅的兩頰上冒着熱氣。

趙老太婆端着一個小簸籬，出屋門就喊：

『歇歇吧！歇歇再掃吧！』

於是，孩子們圍着一堆花生，胡桃，棗子坐了下來。

趙老漢坐在一個叫玉娃的孩子旁邊，關心的問：

『你哥哥有信來嗎？』

『有嘍，昨天村長才送過來的。說他們打敵人叫咱們好好過年。』玉娃吃了一個棗子，瞪大了眼睛又說：『大爺，差點忘了，我爹叫告訴你，我哥和我趙叔叔在一個連裏。趙叔叔打敵人打的好，得了英雄，連他當民兵時候的事都登報了！』

趙老漢如同看見了兒子的光榮，禁不住的笑著說：

『我那小子是有股猛勁。當民兵的時候，有一次他一個人就救了幾十個民伕！搗了敵人三四十

匹牲口！』

『大爺，把這回事講給我們聽聽吧！』孩子們一致的要求。

趙老漢抽了一口煙，興致的開了口：

「前年九月裏，杜余溝敵人大隊人馬黑夜裏「掃蕩」回來，他們的尾巴拖得很遠，裏面有軍隊和傷軍。我那小子就帶着三個人在公路旁邊一個山崖崖裏隱藏着。公路和河的那一邊，也佈置了兩個人。敵人的隊伍過去了，等到是「嘈嘈雜雜」的走到山崖下的時候，他一個人就悄悄的溜下了山崖……」

「他怎麼辦呢？」一個最小的孩子出神的問。

「誰老漢笑了：

「不要急嘛，聽我給你講，那時，天黑得對面也看不見人。他蹲窩在高粱地裏，隊伍一走到跟前，他就提着彈子混進去了。看見他的人以為是自己人去解手。他順手就牽着前邊的一頭牲口，隊伍跟他岔着方向走起來。傷軍有人喊着走錯了路，他也不理。很快，山崖上槍響了，隊伍立刻驚慌亂了。接着，對河又是一個排子槍，人馬散亂了一河灘。他呼喊着說八路軍包圍來了！趁機傷軍就逃跑，這樣一下子就殺回了三四十匹牲口。」

孩子們拍着手叫了：

「真行！真有種！」

「快長大吧！大了也去打鬼子！」

手別鬆開了：

『我一定要跟哥哥去。』

孩子們工作得更加起勁了。他們唱着：

好鐵要打釘，

好男要當兵，

保家鄉殺敵人，

發動游擊戰爭！

當院子打掃好要走的時候，一個孩子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大紅的剪紙，遞給趙老太婆說：

『這是我媽給你貼窗戶的。』

趙老太婆和妻子十分感激的送着孩子們，把剩下的東西，直往他們的懷裏塞。

天傍黑的時候，楊同志愉愉快快的回來了，他一進門就說：

『村裏的老百姓，今天晚上要給隊伍送年禮，村長教我領着去呢！』

「把東西交給我，讓我一個人去吧，我路熟！」趙老漢搶上來說。

趙老太婆慌慌張張的從炕圪塹一個洞洞裏抱出來一個罐子，扯着趙老漢的路膊說：

「這幾顆雞蛋，幾次都差點沒給鬼子刨去，你可要好好給我捐給戰士們呀！」

全豬全羊和滿口袋的饅饅，飽子，裝了兩個馱子，趙老漢終於和楊同志代表全村的老百姓勞軍去了。

趙老太婆慶着她生平最興奮的一個除夕，坐在燈下包着餃子，心裏想着很多事。

五更裏，趙老漢和楊同志剛趕回家，村長已經穿着新新的短裝拜年來了。趙老漢誠意的招待這一個九四二年春節的第一個客人。……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寫於延安。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。

元 宵 節

雪落了一整夜還不見停，榆社縣面團村成了白華華的一片。天空、原野和山巒，無邊際的牽連在一起。村子南面，要不是聳立着一排高高大大，密密層層的白楊林，樹腳下那條冰凍了的紅黃河，和河邊的榆太汽路，也跟所有的大道小徑一樣，完全分辨不清了。

今天是舊曆的元宵節。面團的老百姓，不但不能像往年一樣，家家團團圓圓的吃喝玩樂，連安安定定飽吃暖穿的平常日子，好久都沒有過了。自從去年臘月二十五，敵人開始了年關『掃蕩』，全村六十多戶人家的元旦吉日，也是在山溝溝裏挨過去的。一遇見風雪交加的天氣，使大家越發覺得日子難熬了。

漫天飛揚的雪片，阻礙了民兵山頭瞭望哨的視野。七里外西馬村敵人臨時據點上空的炊煙完全看不見了，村子周圍的東西也顯得纍纍糊糊。這樣，隱蔽溝裏的人們，如同失去了希望的寄託，陷